

林奇秀

不斷挑戰學生潛力的嚴師



小檔案

系所 文學院圖書資訊學系

專長 資訊社會學、學術傳播、政府資訊、檔案學研究、閱讀研究

教授科目 資訊社會學、圖書館與資訊社會、資訊尋求行為、參考資訊服務、圖書館資訊系統、檔案管理、政府資訊資源、大學圖書館、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圖書館學暨資訊科學哲學博士

經歷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組員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圖書館東亞語文編目館員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圖書館學暨資訊科學研究所圖書館技術服務館員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圖書館學暨資訊科學研究所講師

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榮譽紀事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四度獲獎）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教學優良教師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





成為一名好老師的首要條件是「做自己」，選擇適合自己的樣態、人格、價值觀，不需要各方面都表現得無懈可擊。

「我在碩士畢業的時候開始思考，什麼工作可以做一輩子都讓我覺得有意義，而且是我能力可及，也能滿足我個人對生涯成就的野心？」林奇秀笑著說，他很快就找到了：「大學教職，我的上上之選。」

※ 概念結合生活 從日常中舉例

林奇秀目前主要開設的兩門課為大學部的必修課：「參考資訊服務」和「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儘管同樣的課程已教了八年，林奇秀說，因每屆學生的特性不盡相同，有不同的挑戰，加上圖資領域日新月異，授課議題隨時間演進而微調，使得內容經延伸、結合時事而不斷更新，不顯陳舊。

有些議題較為枯燥、沉悶的課，他會舉日常生活中的衝突



■ 林奇秀的書櫃上擺著學生送的各式紀念品。
(楊文卿／攝影)

事件為例，吸引學生興趣。譬如教授「參考資訊服務」這門介紹圖書資訊機構的課程時，他設定一些情境，例如：「圖書館可否因讀者認為某本書不適當，而將其移除？」「父母可否調閱未成年子女的圖書借閱紀錄？」讓課程概念與生活連結，幫助學生理解概念背後的社會意義。

※傳遞智慧 訓練學生思辨能力

即將從臺大圖資所畢業、擔任林奇秀助理三年半的黎慧雯說，林奇秀的課綱相當扎實嚴謹，文本不好讀、作業也多，甚至要與老師約時間討論。不過林奇秀上課並不刻板一眼，他會積極與學生互動，有時抽點學生回答問題，有時以學生作為舉例的主角，為



■林奇秀會以日常生活中的衝突性事件舉例，吸引學生興趣。（楊文卿／攝影）

課堂帶來輕鬆的氣氛。

林奇秀一開始教書時可沒有這般如魚得水。他回想剛回臺任教的前幾年，仍帶有強烈的研究者性格，他要求自己教學內容必須有學術文獻為基礎，但不少課程議題來自他親身的工作經驗，並無文獻，使他不知如何在課堂上講授，頗為苦惱。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想通，其實那是不必要的堅持。林奇秀說，他比學生年長二十多歲，因而有這些感受和見解；若拘泥於無文獻的素材就不能講，反而使學生喪失學習的機會，他說：「作為一名教師，最終要傳遞的，其實是智慧。」而智慧並不見得都記載在文獻上。

至於教學理念，林奇秀直言，不管是大學部還是碩、博士班，他最重視的都是養成學生的思辨能力。「圖書資訊」為實作專業科目，涉及的不只諮商、服務技巧等技術能力，背後更隱含對於社會價值的判斷和取捨，哪些資訊該被傳遞、哪些不該，「因此教學的主要目的，不只是傳授技術知識，更重要的是社會意義的傳遞或轉化。」

儘管如此，林奇秀也意識到師生關係中的權力結構不平等，教學過程中時時提醒自己，避免以教師的權威角色，將自身所信仰的價值觀強加到學生身上。他說，大學教育是要訓練學生思考，強調學生的思辨能力，而非將學生訓練成某種樣子。因此，他只將文獻中的辯證觀點和各方說法展示給學生，讓他們自由選擇。

※提高標準 激發潛能

學生對林奇秀課程的評價不外乎「嚴格」與「扎實」，因為林奇秀刻意將課程要求設定得比學生應達到的標準還高。林奇秀直率地說：「我是故意的！」在挑選閱讀文本和講課教材時，他選擇程度較難的內容，不希望學生學得輕鬆愉快。林奇秀坦言，這方面是考慮到臺大學生骨子裡應該是喜歡挑戰的，如果學生需要花費更多時間思考、準備，超越自己被期待的學習程度，成就感更大，學生的潛力也才能激發出來。他相信，絕大多數的臺大學生，都有能力超越那個程度。事實也果真如此。

以「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為例，林奇秀要求學生的標準很高、很嚴厲，他認為若非如此，學生很難認真吸收、內化研究方法的繁複概念，而且教書最希望得到的回饋，就是教學內容能引起學生共鳴、能轉化學生對價值的思考。「我知道這個過程對學生很辛苦，他們都叫苦連天，但做出來的報告成果，都超過他們應該達到的程度，可見學生其實都做得到。」在第一屆學生身上看到滿意的成果後，接連幾屆，林奇秀都延續這種教學標準設計課程。

另一方面，林奇秀則是參考自己的學習歷程。他在學生時期便不喜歡「涼」的、好過的課，反而喜歡「能被激盪到」的課程，儘管成績不見得高、上課不一定舒服，因為會感到困惑，但困惑才會激發思考，「許多年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難懂的課。」

通常是往後延期，若萬不得已必須前移「死線」，也會「在一個月前」通知學生，讓他們有充裕的時間準備。

正因如此重視學生的時間自主規劃，林奇秀在第一堂課便開宗明義地表示，拒絕接受任何遲交報告，「我作為老師的責任是不調動課程進度，不打亂學生的生活秩序，學生也該學習做個有長期



■林奇秀的研究室是「最歡樂的研究室」。(楊文卿／攝影)

林奇秀在教學上相當強調的一點是，課堂上以學生為主，他尊重學生對於時間的安排跟規劃，課程要求在學期初即講定，不臨時增加作業或課堂報告，因「大家都有上課以外的人生要過」；如果必須挪動報告繳交時間，

時間規劃的人。」

※是嚴師 卻也有「最歡樂的研究室」

林奇秀研究室的學生說，林奇秀是嚴師，也是能夠分享生活的益友。就讀圖資所三年級的黎慧雯說，能當林奇秀的指導學生，是自己在研究所做出最正確的決定之一，「林老師是很願意幫助學生、真心為學生好的老師。」

已擔任林奇秀三年半研究助理的吳秋燕也說，林奇秀在指導論文或工作時，會要求達到一定程度的品質或表現，但跳脫工作場域或情境，就變成能夠輕鬆談天的朋友。她說，小至戀愛煩惱，大至人生規劃，學生都拿出來和老師聊，話題五花八門，使得林奇秀的研究室有「最歡樂的研究室」之稱。

林奇秀也相當看重與工作夥伴和研究助理的關係，除了定期的工作會議外，一年至少聚餐兩次，也會與學生相約看電影。黎慧雯的觀察是，其他研究室的師生關係比較像是老師對單一學生，但林奇秀的研究計畫傾向納入不同學生，既能凝聚學生之間的合作關係，也能讓學生有機會參與多個研究計畫而能多面向學習，整間研究室是一個團隊，學生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

對於學生的盛讚，林奇秀大笑著說，他「天生個性不正經」，自然而然能跟學生頻繁互動，

「我沒有辦法裝正經太久，何況這是每天都要工作的環境，怎麼可能假裝個幾十年？」他坦承，大學校園作為工作場所，其實很難與私生活劃分，因為長期的團隊合作關係，不免與學生產生親近的情感連結，不會下班後就不想見到彼此；「如果跟學生出去吃飯、看電影，那只是因為我想跟他們吃飯、看電影，不是公事的延伸。」林奇秀爽朗地說。

※與學生結善緣 誠實做自己

雖然很早就立定當大學教授的志向，但問及身為教師最想達到的成就，林奇秀沒有明確的想像，只期許自己能與學生「結善緣」。他認為教書跟與學生互動，都是和學生結緣的過程，且他深知師生間有著先天結構上的權力不



■林奇秀與研究室的研究助理。(楊文卿／攝影)



■林奇秀認為好老師的首要條件是「做自己」。(楊文卿／攝影)

平等，教師「能夠」在無心的情況下深深傷害到學生。他在求學階段，就遇過「老師本身的存在對學生就是種打擊」的教師，他希望自己不要成為學生的陰影或是挫折，因此他不時警惕自己不要傷害學生的自尊。例如他平常會戲謔地調侃學生，但會提醒自己要拿捏分寸，擔心不經意間會讓學生受到心靈上的打擊，但礙於老師的權威而不敢反駁，「雖然我有這樣的意識，但沒有把握是不是真的都做得很好，只能說我會一直往這個方向努力。」

獲選為臺大教學傑出教師，林奇秀認為，好老師的樣貌形形色色，教學風格往往來自個人的求學經驗，但成為一名好老師的首要條件是「做自己」，選擇適合自己的樣態、人格、價值觀，不需要各方面都表現得無懈可擊，「反正我的本性就沒辦法做到那個程度。」被學生暱稱為「秀師」的林奇秀，露出一貫的笑容說，誠實做自己也沒什麼不好，「如果勉強扮演一個好老師的形象，卻不符合自己性格，那會太牽強，失去誠意。」